

# 绚丽烟花的残酷一面



爆炸现场腾起百米高的灰白色蘑菇云，冲击波将数百斤巨石抛至路边，周边数公里内居民感受到强烈震撼。

## 亡命逃生

5月4日下午，湖南浏阳田郊村人晨晨正在家中打游戏。

一声巨响裹挟着冲击波，瞬间朝他袭来。家中玻璃被震碎。晨晨被突然的响动吓了一跳，朝窗外看，远处浓烟滚滚，家里纱窗被震碎。周边多户民居的窗户被震裂。

窗外一片狼藉。飞溅的玻璃碎片掉落，划伤了邻居。

晨晨家距离事发地华盛烟花厂区直线仅一千余米。兵和村村民陈章说，华盛烟花厂在兵和村与田郊村的交界处，属兵和村管辖。

公开信息显示，涉事烟花厂名为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简称华盛烟花厂)。厂区占地面积约800亩，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大小。从航拍视频看，华盛烟花厂坐落在山地之间，有多座蓝色房顶的厂房。

5月4日16时40分，早餐店老板陈章正在睡觉，突然听到“像打雷一样的爆炸声”。

他回忆，爆炸声接连不断地传来。“炸了三次，第一次(声音)稍微小一点；隔了几分钟炸了第二次，幸存者基本上都是这个时间段跑出来的。隔了几分钟又炸了一次。”

爆炸发生时，田郊村民刘苗正带着一岁多的幼子在家中玩。爆炸瞬间，家里三层楼的玻璃被震碎。从家向远处望去，蘑菇云直冲云霄，灰屑满天飞舞。

“好像地震了一样。”刘苗说。

孩子险些被碎裂的玻璃门砸中。苗苗抱起孩子出门，一路跑至大伯家中。

刘苗说，田郊村聚居着数百户人家，附近山地除了华盛烟花厂，还坐着颐和隆烟花制造公司、浏阳

市美盛官渡镇出口花炮厂。

据公司官网，华盛烟花成立于2000年，现在专注于烟花出口。公司产品页上，各类烟花体型巨大，多为几十发至几百发的大型烟花，主要销往北美及欧洲市场。

## 30万人的生计

多位村民表示，在村庄中，大量乡亲在华盛烟花厂以及周边烟花厂务工。家庭生计与烟花产业深度绑定。

“00后”张强曾于2024年进入华盛烟花厂工作。他说，在官渡镇，华盛烟花厂属于“大厂”。工厂给他包吃包住，根据工种的不同，计件收费。

他当时做的工作叫“组盆”，也就是把烟花的筒子组装在一起，再把火药的引线塞进筒子里，属于烟花生产环节的前端工作。

但他形容，这是21岁的他迄今为止干过最累的活。

没在烟花爆竹厂工作前，张强在厨房工作，每天需要忍受厨房油烟的呛鼻气味。但在华盛烟花厂，他要负责扛堆积的重物，“100发的(烟花)一块(重)几十斤，要把它一块块(搬运)叠起来”。

他每天工作约12小时，没有法定假期，经常因为搬货热得汗如雨下。“干烟花这行很辛苦，所以我转行了。”

离开烟花厂后，张强重操旧业，回到了同样需要挥汗如雨的厨房。

在他的记忆里，华盛烟花厂员工多为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年轻人较少。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总产值突破500亿元，带动30余万人就业。

湖南浏阳南乡人刘攻有8年烟花爆竹从业经验，他的父母、妻子、亲朋好友都在花炮厂工作。“南乡人天生就会做花炮，小时候家家户户

5月4日16时43分，湖南浏阳官渡镇兵和村一烟花厂发生爆炸。截至5月5日17时，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

5月6日清晨，航拍图显示，烟花厂所在地已烧成黑色，看不见完整建筑，现场瓦砾堆积。爆炸工厂的绝大部分房屋，都被强大的冲击波彻底破坏。

浏阳市是著名的烟花爆竹生产聚集地，1995年被授予“中国花炮之乡”，烟花爆竹业供养了当地几辈人的生计。此次华盛烟花厂爆炸，是浏阳市至少过去10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烟花爆竹事故。

危险与收益同时存在于烟花行业。这起重特大安全事故令外界认识到了拥有绚丽色彩的烟花业的残酷一面。但是，危险的另一面，是多数浏阳人一致的担忧：他们更担心行业从此衰落，生存空间随之狭窄。

5月5日17时，湖南长沙的新闻发布会上，现场人员为遇难者默哀。据介绍，本次烟花鞭炮爆炸事故救援中，消防对所有的风险点和救援行为进行了评估，前后进行5轮全覆盖搜索。

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

都是烟花小作坊。”

《浏阳县志》也有记载，浏阳“十家九炮”，甚至流传“无花炮，不成村”的民谚。

2013年前后，随着全国各地发布禁燃令，浏阳烟花厂进入行业整合阶段。刘攻介绍，许多小作坊被取缔，人们开始进入安全合规的花炮厂上班。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开始对花炮厂进行安全整改，“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并鼓励花炮厂机械化转型，推动机器代替人工作业。

刘攻也表示，尽管浏阳的部分花炮厂在推行机械化，但花炮生产的许多环节仍需要人力。其中，最需要人力的环节是花炮的封装环节。这项工作劳动强度不高，门槛较低，吸引了许多希望照顾家庭的中老年女性前来工作。

晨晨的奶奶今年60岁，曾经也是其中一员。爷爷在他出生前去世。父母到外省开饭馆做餐饮，常年在外，很少回浏阳老家。

留守在村庄的奶奶，成为了晨晨生命的主心骨。此前的十多年，她一直在华盛烟花厂做鞭炮工，每日清晨5点上班，傍晚5点下班，日薪60元。

靠着日复一日在华盛烟花厂的工作，她维持着祖孙二人的日常开销。

## 转型的烟花业

烟花生产的工作远非简单的体力以及包装工作。刘攻说，烟花爆竹厂危险指数最大的环节在于涉药工序，包括称药、和药、造粒、内筒、点尾等环节。

因为危险指数较高，涉药工的工价也高。有活干的月份，涉药工月收入一般在万元以上。

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核心委员、国家安全生产应急专家刘春文曾表示，在烟花厂的生产环节中，混药、装药区域和储存裸露药物的中转仓库等属于GB-50161规定的1.1级危险级建筑物，也就是危险等级最高的一类。中转仓库由于堆积大量高敏感烟火药剂，属于高风险区域。

刘攻也深有体会。火药的敏感型决定了他们在进厂前需要穿防静电劳保服和软底的平底鞋。这是

因为，静电的产生可能导致火药燃烧；而穿软底鞋可以“防止踩到地面残留药物，或者与残留药物摩擦”。

不仅如此，药物在运输时，“不能推、拉、碰、撞、摩擦”。刘攻介绍，高敏感烟火药物分好几种类型，必须要分开存放，且将它们放置在防潮环境里。

刘攻解释，火药的主要原材料包括硫磺、铝银粉。当它们受潮时，特别容易发酵，接着升温。倘若不同药物恰好堆积在一起，不小心受潮后，很快会引发大爆炸。

“(花炮厂)哪里都可能有危险。”刘攻说，“但(企业)管理到位是能防止的。大的花炮厂安全管理很严格。”

作为从业者，刘攻近年也感受到，浏阳市当地对企业安全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花炮行业近年整改几次，小厂就被淘汰了。相反，大厂实力雄厚，效益也越来越好。”

多位浏阳烟花从业者均表示，相比从前，浏阳近10年来烟花爆炸事故已经大幅减少。

2026年5月1日，《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25)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新国标)正式实施。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在公众号称，“新国标”明确烟花爆竹最大允许药量、尺寸、筒体壁厚与发射筒数等，引导行业从不良竞争中走出，转向品质、品牌、艺术之争。

5月5日17时，在新闻发布会上，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梓衡介绍，从4日接到报警后，消防队员们已持续在现场救援近23个小时，对现场进行了5轮全覆盖搜索，包括2轮人工大面积搜索、1轮搜救犬精细化搜索、1轮仪器搜索以及配合挖掘机无死角全覆盖搜索。

“现在我们的救援工作逐步接近尾声，正在与当地的应急和公安进行现场逐步移交和现场的清理工作。”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而对于浏阳烟花人来说，即使经历阵痛，他们依然希望继续往前走。

“我们肯定是做下去。”谈到华盛烟花的爆炸对他们的影响，刘攻坚定地说。

“在浏阳，人就是靠花炮生活。”朱秋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章、刘苗、张强、刘攻为化名)

亲历者：

## 一直往外跑 都不敢回头

5月5日，在浏阳市人民医院的部分伤员回忆了事发经过。

伤员林枚香是组盆车间员工，事发时，她听到“砰”的一声巨响，众人立刻往外逃生，顺着围墙洞口跑出车间。她被爆炸飞溅的砖头砸伤，当场倒地。

她说，“出了车间门，都没反应过来，我就被砖头打到，倒在了地上。然后我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在地上爬着走了好一会儿，之后能看见了立刻逃生。”

据林枚香回忆，事发时42号车间共有十四五人，包括车间主任，当时大家的手机都留在了车间，没记下具体时间。

伤员邱柏松回忆，自己和爆炸现场隔了两条路。当时他正在后门，开门就赶紧往外跑，等反应过来，周边已经全都被炸得粉碎，“我也不太清楚后面怎么了，场面比较吓人，我只记得自己一直往外面跑，都不敢回头。”

邱柏松被爆炸冲击波波及，脚部被石块砸伤，目前仍在接受治疗。

目前，爆炸事故中的61名伤员已被分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病情多为软组织挫伤、擦伤、骨裂骨折等。浏阳市人民医院收治多位伤员，目前部分伤员仍在ICU观察。经过手术及复诊，伤员总体病情稳定，均无生命危险。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以及信息报送等多个小组。所有医护人员取消五一休假，集结到急诊一线，进行伤员救治。

浏阳市人民医院为每位伤员配备一个专门小组，该小组由医生、护士及导诊辅助人员组成，一对一全流程陪检和陪送。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人民医院作为浏阳市血液中心站，已统筹调配全市血液资源，目前血液制品储备充足。

李艳君